



从米兰中央火车站出发,到威尼斯 Santa Lucia 站已近黄昏,在一片汪洋之中,赭黄色屋顶的老城在阳光下流动着蜜色的光。坐水上巴士到圣马可,我在威斯汀欧罗巴里贾纳(The Westin Europa & Regina)订了一件房间,面朝大海。

威斯汀的晚餐

Cyndy 是我在威尼斯交到的第一个朋友。去之前,我们通了很多邮件,在酒店大堂的第一眼便有了老朋友似的亲切。因为从米兰出发不久,就遇到了火车故障(遭遇意外是在意大利旅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浪费了整个下午的大好时光,Cyndy 只够时间在夜幕降临前,陪我喝一杯餐前酒。

谁都知道,意大利绝对有世界一流的葡萄酒,而威尼斯地区属于北部,尽管阿尔卑斯山挡住了中欧的严寒,相对南部,秋冬的天气依然冷冽。由当地出产的由 Garganega 葡萄酿造而成的白葡萄酒,有时也被笼统称为“威尼斯酒”(the Venezie)。它有浓郁的果香味,入口脆爽、清甜。Cyndy 款款道来,好像她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事实上,她是个地道的澳大利亚人,在悉尼学会意大利语,在瑞士学酒店管理,而后在威尼斯找到工作,也遇到了自己的 Mr.Right。如今,纤瘦的她有小麦色的皮肤,说一口带着浓重意大利调的英语,在她身上,我找不到半点南半球的痕迹。

我挽留她一起晚餐,她微笑推辞,笑容里满是甜蜜。我闻到爱情的味道,便不再勉强。Cyndy 临走前向我介绍酒店 La Cusina 餐厅的大厨 Alberto Fol。这个有着温暖笑容的本地帅哥说自己从小就从妈妈的厨房里打好了基础,毫无疑问所有的意大利菜少不了其基础的食材与调料:比如特级初榨橄榄油、帕马森奶酪、番茄、帕尔玛火腿、黑醋汁;以及罗勒、百里香、肉桂、欧芹等香料。Alberto 依然坚持在传统中创新,他一定会带给你惊喜,Cyndy 向我保证。

我在 Cyndy 为我预定的面向着大运河的座位坐下,停泊在岸边的冈多拉缓慢而又温柔地拍打着河岸,船头的金属片泛着点点冷光,偶尔有水手唱着情歌驾船驶过,歌声袅然若烟。

一个人不能像意大利人一样,吃足全套。前菜椒盐小龙虾,用甜菜、洋葱、葡萄干平衡油腻感和增加滋味的丰富感。主菜上桌时用玻璃罩盖着,打开后烟雾中带着肉香,尽管也是创意菜的做法,却有着意大利菜脱不了干系的粗犷豪放。这一道推荐的烟熏吞拿鱼外焦里嫩,浓郁多汁,气概十足,几乎能抵上一块托斯卡纳小牛肉。

这家酒店的一切有一种老旧的典雅,不疾不徐。它的装饰是旧趣味的,最后奉上的甜点菜单是一张薄薄的纸,正面印着欧式调调的手绘漫画,尖鼻子猪脸的厨子们嬉笑打闹,令人忍俊。而我,最后被提拉米苏中那一抹白兰地的酒香彻底击倒,蹒跚着回到房间,沉入了无梦的黑夜。

12小时流水账

因为时差的关系,早晨六点就醒了。这很好,早就有人提醒我,必须注意威尼斯从清晨到黑夜,那微妙的光线的变化。我坐在二楼的阳台慢慢喝着第一杯咖啡。正因为还早,圣马可岛还未被游客占领,空气里弥漫着历史的雾气和岁月的声音。

在早餐桌上遇到了 Giuseppe,典型的意大利美男子,但请不要想入非非,照顾女生是意大利人男人的美德。他惊讶我竟然只在威尼斯停留一天,而我正为自己听信了那些关于威尼斯不好的流言蜚语而做下的愚蠢决定羞愧懊恼不已。“没关系,你可以冬天再来,事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曾说,“无论你怎么描述威尼斯,都毫无新意。”奇怪怎会有人将她与那些刻板无聊的水乡混为一谈。但正如某女星的名言,她经得起大赞美,也经得起大诋毁。岁月老去,即使沧海已成桑田,她依然美丽。

食色威尼斯

文/ Priscilla Wu



实上,冬天的威尼斯很美,没有喧嚣的游客,这里更像她百年前的状态:静谧、私隐。”

“事实上,威斯汀欧罗巴里贾纳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历史书,建筑由 5 座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宫殿组成。最古老的那一座属于杰出的 Tiepolos 家族,他们给这座城市贡献了 2 位大公和 17 世纪的画家的 Giambattista Tiepolo。另一座宫殿曾经是 SanMoisè 家族的剧院,1810 年 11 月 3 日,年轻的罗西尼所写的第一部歌剧就在这里上演。

“到了 19 世纪,Tiepolo 家族的宫殿和面对这大运河的美丽庭院的建筑物,被拥有者改建为酒店。1908 年的秋天,当时被命名为 Britannia 的酒店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著名的印象派画家莫奈。画家借用自己的天赋,描摹下了酒店提供的壮丽景色。他甚至在一封信中,不吝给出了如此的赞美:我们终于到了 Britannia,如果这样的事情是可以被接受的,我认为它甚至比 Barbaro 宫更美……”

”你还需要我继续为你讲述酒店的历史吗?我相信你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发现这座城市了吧?”

Giuseppe 拿出地图来帮我勾画了大致的路线,我得分秒必争,来见证这座伟大的城市的美。事实上,酒店本身所处的位置相当好,面对大运河,走上三五分钟,就能找到“世界上最美”的圣马可广场、圣马可大教堂,以及著名的凤凰歌剧院(La Fenice Opera House)。穿过名店街,不用担心迷路,跟着旅游者的人流方向走,你一定可以找到威尼斯大运河上三大桥之一的,被称为“白色巨象”的里亚多(Rialto)桥,对威尼斯人而言,这里才是真正的市中心。过桥后,不难找到推荐的利亚多鱼市场(the Rialto Fish Market),用的正是大桥的名字。而后沿着 S 形的大运河往西南走,穿过圣保罗广场(Campo San Polo),威尼斯哥特式建筑中的代表圣方济会荣耀圣母教堂(Chiesa dei Frari)以及陈列了著名艺术家丁多列托的《牧羊人的礼拜》、《光荣的圣洛可》、《出埃及记》等 60 多幅作品的圣洛可大会堂(Scuola Grande di San Rocco)就在附近,我甚至在旁边的达芬奇博物馆逗留



了一会儿。而后,在问了无数人,走了无数回头路后,我终于找到了 Giuseppe 推荐的餐厅 Niviena。

最受欢迎的头盘是在烤得恰到好处的面包干上铺上各种各样的生火腿、腌鱼、搭配番茄片、腌黄瓜。虽然一个头盘几乎已把我打倒,我还是勉强又要了一份墨鱼汁意大利面,鲜美无比。餐厅面对着运河,如果有时间,我愿意在这里坐上一个下午。之前我去过意大利的很多地方,罗马、米兰、佛罗伦萨、西耶纳、微罗纳、Gadar 湖区的一些小地方……但威尼斯是独一无二的,我觉得我无法用简单的词语来描述她,她是华丽的,但绝不是简单

的“优雅”或“美丽”,浓郁的历史沉淀感与滂沱的海水加重了她“堕落的美”。我所看到的一切让我更赞同戈尔·维达(Gore Vidal)说的,威尼斯最适合用来“找寻新的伤心”。而如果能读懂这份“伤心”,也会更懂得人生吧。

最后,我是从南边最靠近圣马可广场的学院桥走回酒店的。旁边的学院美术馆(Gallerie dell'Accademia)收藏了 14-18 世纪威尼斯画派的经典。

从米兰离开

旅行总是充满遗憾的,正如人生,没有谁能够一次得到想要拥有的一切。而短暂逃离日常的生活,从哪里来,我还得回哪里去。南航直飞米兰的回程时间,是中午 12 点半,考虑到还要退税、入关时巨龙般的长队,8 点半到机场是比较稳妥的考虑。Cyndy 推荐我住在位于机场 2 号航站楼的喜来登(Sheraton Milan Malpensa Airport & Conference Centre),事实证明,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选择。抛却其价格的优势以及方便性不说,现代感的设计、提供的盥洗用品的质地以及餐食的丰富以完全超过了一个商务型酒店的标准。

Cyndy 的朋友 Maria 邀请我在酒店的 Canneto 餐厅一起晚餐。橄榄绿色为主调的餐厅,简约的设计让人愉悦。我们分享了一份蒙特罗萨沙拉(Monterosa Salad),新鲜有机蔬菜、帕尔马干酪片、培根、烤鸡肉、烟熏三文鱼柳、水煮蛋以及凯撒调料。主菜是米兰风味小牛肉配芝麻菜、樱桃番茄和橄榄银鱼酱意面。包裹着面粉的小牛肉炸得酥软多汁,银鱼酱则是用黑橄榄、车厘茄、洋葱、银鱼柳、水瓜柳、罗勒煮成的酱汁,酸香带辣,醒胃刺激。我们没有点甜品,每周一到周五,酒店都有一个 5 欧元一杯品尝红酒的 Social hour,这不能错过。

一夜好睡后,我在酒店的 lounge 安安心心地用完早餐,请酒店的行李员帮忙借了一辆推车,五分钟就走到了机场大厅,没有一次离开如这次这样从容。

事实上,这是我第五次到意大利,但我知道,我还会回来。